

世界语言纵横谈

青年人看世界丛书

黄长著 编著



青年人看世界丛书(25)

世界语言纵横谈

黄长著 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介绍有关语言知识的普及读物。内容包括：语言的起源；语言的职能；世界语言概说；世界诸语言的主要语系；语言、社会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皮钦语、克里奥耳语与交际媒介语；伴随语言现象及其他特殊类型的语言；国际辅助语言与世界语言发展展望。全书资料丰富，可读性强，适合广大青年读者阅读。

青年人看世界丛书（25）

世界语言纵横谈

Shijie yuyan zonghengtan

黄长著 编著

责任编辑：高坦弟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长安街27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 1/36 1991年7月 第一版

印张：5 页数：90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04千字 印数：1—5 050册

ISBN 7-115-04556-9/Z·395

定价：2.00元

青年人看世界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姬鹏飞		
执行主编	穆 宪		
副主编	宗光耀	江 山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万永祥	王泰来	江 山
	刘卫平	陈汉元	陈自明
	陈新权	李 刚	林子云
	吴焕加	宗光耀	杨煦昌
	洪君彦	姬胜德	姬鹏飞
	柳斌杰	穆 宪	

序

方 毅

“青年人看世界丛书”是一套为青年朋友服务的知识性书籍。这套丛书生动地介绍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宗教、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它在内容、结构、写作手法上都有些独到之处。我向青年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

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而最终要靠青年一代来完成。党和人民总是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党和国家历来都把培养和教育青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希望青年同志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在走向世界，中国青年也在走向世界。青年人迫切希望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这种良好的愿望逐渐形成一股新的“读书热”。在这种形势下，为青年人提供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强的精神食粮，是我国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培

养青年成为“四有”新人，除了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应当从帮助青年开拓视野、丰富知识着手，使他们通过了解世界，激发自己的爱国热情，砥砺自己为振兴中华英勇奋斗、矢志不移。

“青年人看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适应了形势的要求。丛书体现了从介绍知识入手，帮助青年开拓视野、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素质这一鲜明的主导思想。各书题材新颖，构思别致，信息量大，资料丰富，文笔流畅，观点鲜明，寓意深刻，可读性强。这套丛书的主编是我国老资格的外交家姬鹏飞同志，丛书的作者均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从事专业研究与教学的人员。作者队伍实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字水平和写作经验，决定了丛书具有较高的质量。

在我国出版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青年人看世界丛书”的问世，又在繁花似锦的百花园中增添了一株争妍斗丽的奇葩。希望它作为青年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受到青年人和其他层次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目 录

序	方毅
一、语言的起源·····	(1)
二、语言的职能·····	(8)
三、世界语言概说·····	(1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 ·····	(13)
区分语言和方言之几种标准·····	(15)
语言的兴衰·····	(22)
世界语言的几种常用的分类法·····	(28)
四、世界诸语言的主要语系·····	(36)
汉藏语系·····	(36)
印欧语系·····	(38)
乌拉尔语系·····	(41)
高加索语系·····	(43)
阿尔泰语系·····	(44)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	(46)
达罗毗荼语系·····	(47)
南亚语系·····	(49)
南岛语系·····	(50)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2)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53)

尼罗—撒哈拉语系·····	(55)
科依桑语系·····	(56)
澳大利亚本土诸语言·····	(57)
印太诸语言·····	(58)
美洲印第安语·····	(60)
迄今为止系属不明的语言·····	(66)
五、语言、社会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69)
语言与社会·····	(69)
“狼孩”语言现象的思考·····	(72)
双语现象与民族问题·····	(75)
单语社会、双语社会与多语社会的相互 关系·····	(87)
语言与文化·····	(94)
语言与宗教·····	(113)
禁忌语·····	(124)
六、皮钦语、克里奥耳语与交际媒介语·····	(134)
皮钦语·····	(134)
克里奥耳语·····	(141)
交际媒介语·····	(145)
七、伴随语言现象及其他特殊类型的语言·····	(147)
身势语·····	(147)
两种特殊类型的语言——符号语言和哨 语·····	(154)
八、国际辅助语与世界语言发展展望·····	(159)

一、语言的起源

语言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的一种使用最普遍、最经常的工具，可以说它是人类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呢？虽然这是语言学家和非语言学家都喜欢推测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而且人们围绕这个问题提出过许多看法和理论，甚至一直在进行热烈的争论，但迄今并无足以使人信服的答案。实际上，不少论及语言起源问题的书和文章，都不乏想象的成分，事实和根据却显得不足。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功力不够，更不是由于他们工作不努力、不认真；而是因为自从人类有了最初的语言形式以后，至今已经过去了上百万年。对那时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或者干脆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录音机那样先进的设备可用作现场实录。唯一可以利用的，是考古学中的某些发现。但由于年代极为久远，考古上的发现本身很有限，能用于推测人类原始语言形式的就更有限。这些，都构成了今天研究中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由此可见，在关于人类语言的起

源问题上，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说法及分歧，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语言的起源，大体包含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哪种或哪些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这两个问题既相互联系，又各有自己的侧重点。现在让我们分别看看围绕这两个问题都有些什么看法和理论。

(1) 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从古到今的学者做过许多探索，并给予了不同回答。古希腊的一些知名的哲学家，多半根据推理来对其做出解释。苏格拉底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在柏拉图的《克利梯阿斯篇》中有所记载。在柏拉图著名的《对话录》中，曾提到苏格拉底发现：在希腊语中，r音常出现在表示“运动、动作”一类含义的词中，l音则常出现在表示“平滑”一类含义的词中（其实这种现象在英语中也存在）。据此他得出结论说，象声词（即模拟行为的声音构成的词）便是语言产生的基础；他还用这一点说明人们为什么总能为事物找到“恰当的”名称。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所有语言都来自一种“原始话语”；19世纪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则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话语来源于“口形表意”（mouth pantomime），意思是说：发音器官不自觉地模仿手表示的动作。一直到本世纪60年代初，在美洲人类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在这一领域中从事研究

工作的学者仍然坚持这一看法。

人们还提出了许多别的理论，它们大多被冠以形象生动的名称。如德国学者M.姆埃勒命名的“摹声说”（bow-wow，或译“拟声说”）即是一例。这种理论认为，语言是通过模仿自然声音产生出来的，如小溪的潺潺流水声、风的沙沙声等；又如由于狗叫时发出“汪汪声”，因此人们有时便把狗也称为“汪汪”。但是显然这种观点并非对任何声音都适用，因为不同民族对同样的声音既可能有相似的理解和解释，也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比如模仿公鸡叫，说英语的人用cock-a-doodle-doo，说西班牙语或法语的人用cocořico，中国人则用wowo（喔喔）。每个民族的象声词都是根据每个民族自己特定的语言系统模式构成的。所以说，各种不同语言中的象声词既有共同点，也有异同点。

有一种理论叫“叮咚理论”（ding-dong theory），认为最早的语言是原始人从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试图在声音和意义之间建立起某种神秘的和难以捉摸的关系，还断言某一物品的原始名称，也可用来表示任何能与该物品联系起来的聲音，包括敲击、甚至刮风等形成的声音。

“达达理论”（ta-ta theory）的主张与达尔文的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认为语言产生于用声音来模仿身体运动和手势，即通过口和舌的动作来表示一定的意义。

“唷嗬呵理论”(yo-he-ho theory)，认为语言起源于原始人在紧张的体力劳动时所发出的叫喊声。

还有一种“感叹词理论”(pooh-pooh theory)，认为最初的语言形式是由若干感叹词组成的，而这些感叹词又是对诸如害怕、高兴、疼痛等情感作出的反应。这种理论又称语言的“情感反应理论”。

总之，关于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学者们提出过许许多多的理论和假设。试图对它们作出孰优孰劣的评价，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评价标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我们只需了解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些什么样的理论和推测就足够了。

(2) 哪种或哪些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

许多人都想知道，在今天人类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要构拟出“人类初期的语言”是不是可能。假定这样一种语言确实存在过，那么它一定就是衍生出所有后裔语言的最古老的语言。暂且不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否能实现，先让我们看看人类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些什么样的观点。

讨论什么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单源说”和“多源说”之争。单源说指的是，今天人类使用的众多语言，都可追根溯源自一种语言——人类最古老的原始母语，或者说今天的所有语言都是这种原始母语逐步分化、衍生出来的；多源说则是指今天的语言可以溯源自若干人类最古老的语

言（不止一种），即今天的众多语言是若干种人类最古老的语言不断分化、衍生出来的。

基督教《圣经》对语言的起源及分类产生过重要影响。西方学者从《创世纪》第10—11章中获知了关于希伯来语的许多论述。19世纪以前，关于语言起源和语言分类的任何研究都不能避开《圣经》的传统。不同人对它采取了不同态度：或攻击，或为之辩护，或是部分采纳，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直到晚近时期，西方世界的许多人仍然坚持语言起源的单源说，他们相信，希伯来语就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上帝和亚当的语言。后来的诸多语言，不过是希伯来语衍生出来的后裔语言。其实，《圣经》的读者都知道，《旧约》并未专门提到亚当和夏娃讲的是哪种语言。17世纪，一位瑞典语文学家又称：在伊甸园里，上帝讲的是瑞典语，亚当讲丹麦语，蛇讲法语。且不说这种推论完全是悖于常理的，就是西方不少学者十分推崇的《圣经》，也绝无这样的记载。

单源说的提出，导致欧洲的不少学者为本民族的语言争夺始源语的地位。如荷兰的学者指出，荷兰语是日耳曼诸语言现存的始源语言，也是人类最早的语言。当然情况也不尽然。也有欧洲学者认为汉语是亚当的语言。理由是：说汉语的人在巴别塔*建造和毁掉之前，就已跟人类的其余部分分开了。汉语是单音节

* 关于“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传说，请见下面的论述。

语言，结构又比希伯来语简单，所以必定是最原始、最古老的语言。

《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传说，对关于语言起源的争论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巴别塔系《旧约》中描述的建筑物，传说人类试图把它建得高高的，一直通到天上，因此也称“通天塔”。但此事触怒了上帝，他认为建塔人太狂妄，遂惩罚了他们。在建巴别塔之前，人类本来只讲一种语言。遭惩罚后，上帝让建塔人每人讲一种不同的语言。由于建塔人彼此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因而也就无法协调一致地干活儿，建塔之事就此夭折。即使在这个寓言故事般的传说中，也没有暗示巴别塔事件以后有哪种语言与人类最早的语言特别有关。但它却引起了一股寻找人类始源语的热潮，尽管谁也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

18世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致信B·富兰克林。在信中她提出：美洲印第安语显示了与希伯来语的亲属关系。1934年，在土耳其的一次语言学会议上，有人甚至相当认真地争辩说，土耳其语是一切语言的“根”，他认为所有词都衍生自土耳其语中表示“太阳”的词gunes，因为太阳必定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第一个物体，从而也最需要首先为它命名。但是我们知道，语言产生的时间距今是如此久远，以致我们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推导出，在现有语言中到底有哪些成分是人类最早的语言中所特有的；我们甚至也不可能科学地确定，人类现有的所有语言，最初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衍生出来的呢，还是自有人类以来同时就

出现了几种最早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产生的方式到底是单源还是多源，现在也不能完全肯定。假定人类最初只讲一种语言，那么讲这种语言的人的后裔在成千上万年中早已把他们祖先的语言变得面目全非了。而要寻找语言最初的发展轨迹，那恐怕就不只是上溯几千年能解决的问题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考察语言历史可资利用的资料，无非是一些刻在物品或原始手工制品上的铭文。这些铭文离我们今天的现实毕竟不算太远。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能流传到今天的书面文献最早不过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时间与人类文明3—5百万年的历史长河相比，实在不过是极短的一瞬，不足以从根本上帮助我们构拟出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靠人类学现有的知识和考古学中的发现，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清楚的：虽然动物和鸟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模仿学会某些本领，甚至能学会讲少数结构简单的词语，但只有人类才能完成语言行为。也就是说，只有人类才能把一个个声音组织成复杂的序列，并使它们具有一定意义，用以表示复杂的思想。可以肯定地说，宇宙中语言出现的时间绝不会早于人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我们这个行星是这样。

鉴于学术界对最早的人类文明始于何时、何处有多种说法，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争论哪种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意义并不大。任何一种答案都不可能得到普遍赞同。他们认为当前所能做的最理想的工作，是把当代世界的语言追溯至大约30种原始母语。

二、语言的职能

给语言的职能下一个定义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难的事情。说容易，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把语言定义为“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就够了，因为这是它最通用、最概括的定义；说困难，是说一个简单的“交流思想的工具”，实在是难以涵盖语言职能的全部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因此只能说是部分与事实相符。

语言确实是可以用来交流思想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语言的很多用法（甚或大部分用法）往往并非用来交流思想。英国语言学家阿伯克龙比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说，当一个军官向一小队士兵发出某道命令时，没有一个意思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然后才据之采取行动的。士兵的反应完全是机械的、无意识的。就像一按开关，电灯立即就亮了一样。这是语言用来协调各种活动而非交流思想的一个简单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语言的很多用法往往都与交流思想无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在情感交流中的作用，或者说语言的情感交流职能。现在让我们着重探讨一下语言在这方面的职能。

一个人生长在某个言语社团中，熟悉和掌握该社团的言语习惯，就能使他成为所在社会中一个够格的成员。这样他就具有了对他所在的社会的认同感，并成为该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他人交流情感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也是人类社交本能的组成部分。有个语言学家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我们中大多数人渴望与围围的人交谈，就像他们对爱情的渴望那样。”应该说，语言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交际或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一种联络与交流情感的工具。在大街上对一个熟人说声“早上好！”并得到回应，与点头致意或握手具有相同的作用。英国人关于天气的对话，通常也只是寒暄性的，并不给参与交谈者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称得上是交流情况和信息。就交流思想而言，这类对话与此是不大沾边儿的。那么它们是不是就没有用处呢？回答是否定的。语言的这类用法同样具有重要社会意义。英国有位文学家说过：沉默的人是最可怕的人。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却说明了交谈对人类的极端重要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试看两例：例一，两个陌生人偶然同行，乘火车去远方旅行。如果他们中一方始终沉默，不愿与对方讲话，不仅对方会感到十分别扭，而且极易引起对方戒心，并使对方感到那个不说话的同伴不可捉摸，甚至可怕；例二，一个人独自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又不懂得那里的语言，别人也听不懂他说的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可能是一种可怕的经历。